駢體文鈔

李斯上秦王書

此文若去其中間一節則了無生趣[illegible]既泛濫意穠詼嘲雕曰羈旅之臣要貴陳言之體玩其華焉可也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

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疏士而弗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廏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

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賈山至言

如高山大川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

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絶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側耳而聽一夫大呼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游

觀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
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
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
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
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王所欲急聞
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
焉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
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
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
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
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
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
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于縱欲恣

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餚在前祝鯁在後公卿捧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失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

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

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

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賛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

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
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
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
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
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
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
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
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
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
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
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
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惟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
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

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枚叔上書諫吳王

諷諫之文若近若遠新序說苑皆師其意者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

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不可復出其出不出閒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

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殫極之紈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禮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鄒陽上書吳王 漢書陽奏書諫爲其事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尚是戰國遺響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

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鬬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
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于河間六齊望
于惠后城陽顧于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
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于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
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
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
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
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
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
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
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
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袪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

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貢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于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于漢新垣過計于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于世矣高皇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徹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司馬長卿上書諫獵

僕而能華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王子陽諫昌邑王疏

下　闕匡劉

臣聞古者師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偃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

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于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轃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息于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劉子政上災異封事

其氣之厚後人無能及者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

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畎畝猶
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
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
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
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
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
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淸廟肅雍
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
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
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
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
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

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鞫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

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

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襃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郤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

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

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不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

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决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劉子政訟陳湯疏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服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

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
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
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
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
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
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
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
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
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強於大宛
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
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
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
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

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匡稱圭上政治得失疏

稱圭深於禮故其辭尤粹美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葢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紀綱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

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民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

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變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

見罷珠匣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弦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匡衡上元帝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

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
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
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
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
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
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於孝經首
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
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
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
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
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
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
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

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壼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讌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匡衡圭上成帝疏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

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人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儼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顔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

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楊子雲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

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
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
徼於便墬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
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
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
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
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
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
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
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
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
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
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

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待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隷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埽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

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劉毅論鄧太后註紀疏

臣聞易載羲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故雖聖明必書功於竹帛流音於管絃伏惟皇太后膺大聖之姿體乾坤之德齊蹤虞妃比跡任姒孝悌慈仁允恭節約杜絕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光正位南朝流化四海及元興延平之際國無儲副仰觀乾象參之人譽援立陛下爲天下主永安漢室綏靜四海又遭水潦東州饑荒垂恩元元冠蓋交路菲薄衣食躬率羣下損膳解驂以贍黎苗惻隱之恩猶視赤子克已引愆顯揚仄陋崇晏晏之政敷在寬之教興滅國繼絕世錄功臣復宗室追還徙人蠲除禁錮政非惠和不圖於心制非舊典不訪於朝宏德洋溢充塞宇宙洪澤豐沛漫衍八方華夏樂化戎狄混并丕功著於大漢碩惠加於生人巍巍之業可聞而不可及蕩蕩之勳可誦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世有注紀夫

道有夷崇治有進退若善政不述細異輒書是爲堯湯負洪水大旱之責而無咸熙假天之美高宗成王有雊雉迅風之變而無中興康寧之功也上考詩書有虞二妃周室三母修行佐德思不踰閾未有內遭家難外遇災害覽總大麓經營天物功德巍巍若茲者也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燿勒勳金石懸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崇陛下烝烝之孝

劉子奇上桓帝書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

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眾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鹿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

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
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
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
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埽清萬里膺歷典
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
家之柱臣也宜守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燿下鎮萬國臣
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
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劉子奇改鑄大錢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
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
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
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為當今之憂不

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

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
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
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
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
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
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雁于野之勞哀勤
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
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
屏營彷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
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
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投斤攘
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
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

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臘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

黄世莫移疾疏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劒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則帝道不綱秘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賢佐爲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凌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

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髙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埶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亡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宏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

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尙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埶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搆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眞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圭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諸葛孔明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

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等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

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高堂升平諫明帝疏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害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

大夫施與廝徒其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班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嫁者寡饑饉薦臻無以卒歲宜加愍䘏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於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其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

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吿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吿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淸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吿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

傾覆哉故臣以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為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為賢主躬行儉約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為天下倒懸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散棄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

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台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譏其不正諫而爲世誡

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爲一人興先賢爲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及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

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棊與疾顯禮之若舊殘戮之
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
從命則楚廟不墮有後可覲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
戈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
絕接於百世雖三五玄道商周稱仁洋洋之氣未足以喻
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
懷金侯服佩靑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遊望臣聞春雨潤木
自葉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
繆之惠追惟吳偽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
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威震華
夏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
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
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爲狗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

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
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故舉勞
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
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
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
乞差五人蠲其傜役使四時修護頹毀埽除塋壟永以為
常

傅季友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
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
軍臣劉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
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心
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

致棟幹之器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續未究遠邇悼心
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鑒已泰臣伏思尋自義
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亦薦時屯世故靡有寧
歲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惟讜言嘉
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
際事隔于皇朝功隱于視聽者不可勝計所以陳力一紀
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左右未有能濟其
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
以勳高當年而茅土未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
正司追甄士宇俾忠貞之烈不泯于身後大賚所及永秩
于善人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
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啟上合請付外詳議
傅季友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旍西邁將屆舊京載懷司雍河流湍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鐘虡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廛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在心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既開翦荊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謝希逸上封禪儀注疏

臣聞崇號建極必觀俗以樹教正位居體必採世以立言是以重代列聖咸由厥道元勳上烈融章未分鳴光委緒歇而罔藏若其顯謚騰軌則系綴聲采徽晷闕聽爰洎姬

漢風流倘存遺芬餘榮綿映紀緯雖年絕世祀代革精華
可得騰金縹奏玉瀾鐫迹以燻今鏞德以麗遠而四望埋
禋歌之禮日觀弛修封之容豈非神明之業難崇功基之
迹易泯自茲以降訖于季末莫不欲英宏徽位詳固洪聲
豈徒深默修文淵幽馭世而已詠以騰非虛奏書匪妄埋
擊雨恕神濘麽復樹妄得紫壇肅祇竹宮載竚散火投郊
流星奔座寶緯初基厥靈命歷德振弛維功濟淪象元浸
淼流華液幽潤規存永馭思詳樹遠太祖文皇帝以啟遴
泰運景鑒震凝采樂調風集禮宣度祖宗相映軌迹重暉
聖上韞籙蕃河竚翔衡漢金波掩照華耀停明運動時來
躍飛風舉澄氛海岱開景中區歇神還靈獨天重耀儲正
凝位於兼明袞嶽藩華於元列故以祥映昌基緊發篆素
重以班朔待典飾令詳儀纂綜淪蕪搜騰委逸奏玉郊宮

禋珪元畤景集天廟脈壤祥農節至昕陽川丘夙禮綱威
巡蹕表綏中甸史流其詠民挹其風於是涵迹視陰振聲
威響歷代之渠沈口望內安侯之長賢王入侍珠生詭氣
奉俗還鄉羽族弁儀懷音革狀邊帛絕書權光弛燭天岱
發靈宗河開寶崇邱淪鼎振采泗淵雲皇王嶽摛藻口漢
并角即音棲翔禁禦袞甲霜味翾舞川肆榮泉流鏡後昭
河源故以波沸外關雲蒸內澤若其雪趾青毳元文朱綠
日月郊甸擇木弄音重以榮露騰軒蕭雲掩閣鎬穎孳萌
移華淵禁山輿玽衡雲鵷埱翼海鱗泳流江茅吐蔭校書
之列飾筆以飾辭濟代之蕃獻邑以待禮豈非禮紀氣昌
物瑞雲照蒲軒龜軫口泉淳芳太宰江夏王臣義恭咀道
遵英棲奇麗古該潤圖史施詳閟載表以功懋徂初德耀
姿昊升文中岱登牒天關耀冠榮名摛振聲號而道謙稱

首禮以虛抱將使元祇缺觀幽瑞乖期梁甫無盛德之容介邱靡升聞之響加窮泉之野獻八代之駟交木之鄉貢絕金之楛肅靈垂表珍符兼既伏惟陛下謨詳淵載衍屬休章依徽聖靈潤色聲業諏辰稽古肅齊警列儒僚展采禮官析儀懋襚動音洪鍾竦節陽路整衛正途清禁於是績環珮端玉藻鳴鳳竚律騰駕流文閒綵比象之容昭明紀數之服葳燁天陣容藻神行翠蓋懷陰羽華列照乃詔聯事掌祭賓客贊儀金支宿縣鏞石潤響命五神以相列闢九關以集靈警衛兵而開雲先雨祇以灑路霞凝生闕煙起成宮臺冠丹光壇浮素靄爾乃臨中壇備盛禮天降祥錫壽固皇根谷動神音山傳稱響然後辦年問老陳詩觀俗歸爲告神奉遺清廟光美之盛彰乎萬古淵祥之烈溢乎無窮豈不盛歟臣等生接昌辰肅懋明世束教管聞

未足言道且章志湮微代往淪絕抱採遺文辯明訓詁口
口口遴訪鄒魯草滕書埋王之禮具琫石繩金之儀和芝
潤瑛鑴璽乾封懼弗軌屬上嶽燀當王則謹奉儀注以聞

謝希逸求賢表

臣聞功照千里非特燭車之珍德柔鄰國豈徒祕璧之貴
故詩稱殄悴誓述榮懷用能道臻無積化至恭己伏惟陛
下膺慶集圖締寓開縣夕爽選政昃旦調風采言厥輿觀
謠仄遠斯實辰陷告平須聲方製臣竊惟隆陂所漸治亂
之由何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爲寶虞
典以則哲爲難進選之軌旣弛中代登造之律未闡當今
必欲崇本康務庇民濟俗匪更沽滯奚取九成升歷中陽
英賢起于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于荊宛寧二都智之所
産七陝愚之所集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

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鏡難原之才使國罔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與僎同升管仲取臣于盜趙文非親士疎嗣祁奚豈諂讎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薦賞罰宏明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己捐秦相白季稱冀缺而疇以田采張勃進陳湯而坐以褫爵此先事之盛準亦後王之彝鑒如臣愚見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舉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親民之要實歸守宰故黃霸治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輝寵今莅民之職自非公私必應代

換者宜遵六年之制進獲章明庸隱退得民不動擾如此則下無浮譏之徵上靡棄能之累考績之風載泰樵薪之歎克昌臣生屬亨路身漸鴻陸遂得奉詔左右陳思於側敢露芻言懼乖恒典

蕭子良言臺使表

以樸語爲俚事而不失雅贍亦後來所無

前臺使督逋切調恒闗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疎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鈹槊微具顧眄左右叱咤自專摘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遏津埭恐喝傳郵破岡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已船浙江風猛公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蹙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

縣所督先訶彊寺却攝羣曹開亭正檢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辯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爲千或誣應質作尚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諧肉飫即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恩科筐貢微闕箠撻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蒞職積聚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緜綴回刺言臺推信在所如闕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別指賜敕遙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合奉別旨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徒相疑偵反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闇緩貽譽少爲欺猾入罪若頻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綱偏

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之科不必須重但今必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先擬千緒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力辦租計近遠卒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耕堤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實是不少兼折姦減竊遠近暫安

蕭子良密啟武帝

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為汙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既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褫氣夫國資于民民資于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殿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于何取給政當相驅為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

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恩蓋之以威反怨後罰歉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饑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消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謬耳目有限群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圄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爲峻察負罪離釁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爲殷廣雖役未及民動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由于此皇明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存其命哉湘區奥密蠻寇熾強如聞南師未能挫戮

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淫邊虞方重交州貴絕一垂實惟荒服恃遠後賓固亦恒事自青德啟運欵關受職置之度外不足絓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鋭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勞劉楷見甲以助湘中威力旣舉蟻寇自服

蕭子良諫斂塘役錢啟

伏尋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民庶化流日有困殆蠶農罕獲饑寒尤甚富者稍增其饒貧者轉鍾其弊可爲痛心難以辭盡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兹稼穡難劬斛直數倍今機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

實亦有緜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僮郵所上咸是見直民間錢多翦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員大以兩代一困于所貿鞭捶質繫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為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為劇建元初狡虜游魂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有質賣妻兒以充此限道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逋尚多收上事絕臣登具啟聞即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民實自弊國愚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逋郵優量原除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一應送錢于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

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于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爲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官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爲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爲損上今爲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繇之救民拯弊莫過減賦時和歲稔尚爾虛乏儻値水旱宰可熟念且西京熾強實基三輔東都全固實賴三河歷代所同古今一揆石頭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東深關朝廷根本夫股肱要重不可不卹宜蒙寬政少加優養畧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民貧不殷國財不阜也宗臣重寄咸云利國竊如愚管未見可安

蕭子良上武帝請贈豫章王嶷啟

臣聞春秋所以稱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禮秩

殊品爵命崇異在漢則梁王備出警入蹕之儀在晉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尊親是闕故致袞章之典廢而不傳實繇人缺其位非禮虧省齊王故事與今不殊締構王業功迹不異凡有變革隨時之宜者政緣恩情有輕重德義有厚薄若事籌前規禮無異則且梁齊闕令終之美猶饗袞贈之榮況故大司馬仁和著于天性孝悌終于立身節義表于勤王寬猛彰于御物奉上無覬覦之貌接下無毀傷之容淡矣止于淸貞無喜慍之色悠然棲于靜默絕馳競之聲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終之者理實爲難在于今行無廢斯德東平樂于小善河間悅于詩書勳績無聞艱危不涉尚致卓爾不羣英聲萬代況今協贊皇基經綸霸始功業高顯淸譽逾彰富貴逾重廉潔隆峻等古形今孰類茲美臣愚忖度求有斯例凡庶族同氣

愛睦尚少豈有仰覩陛下垂友于之性若此者乎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游處何事不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嘗覩貌而天心不懽見形而聖儀不悅爰及臨危捨命親瞻喘息萬分之際沒在聖目號哭動乎天地感慟驚乎鬼神乃至撤膳移寢坐泣遷旦神儀損耗隔宿改容奉瞻聖顏誰不悲悚歷古所未聞記籍所不載旣有若斯之大德而典服之賵不彰如其脫致虧忘追改爲煩不令千載之下物有遺恨其德不具美者尚荷嘉隆之命況事光先烈者寧可缺茲盛典臣恐有識之人容致其議且庶族近代桓溫庾亮之類亦降殊命伏度天心已當有在

孔德璋上新定法律表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理法爲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

成化明刑賞以樹工者也伏惟陛下躡歷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頹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卹刑之文申慎罰之典勅臣與公卿八坐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鈔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嶷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元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敘一卷凡二十一卷以今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是以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于帙裏冤魂猶

繫于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人冤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繇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勲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皆心狼態吞剝財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繇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于邊城孝婦冤于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繇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爲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宏其尉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冑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皐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

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絃栝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廷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謬允者宜爲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

任彥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緗落簡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廬妄啟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

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尊五教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茂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鵾鵾東徙松檟成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蓄油素家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爲之者競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歎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即爲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宗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輶軒不知所適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綱之宏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虛先犬馬厚恩不答而儆帷毀蓋未蓐螻蟻殊禧玉匣遂飾幽泉陛下宏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騁奔南浦長號北陵既申遂前施實仰覬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

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請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表

臣聞無懷有巢之前書契未作尊盧赫胥之氏墳典不傳若夫正少陽之位主承祧之則口實爲美惟稱啟誦自茲厥後罕或聞焉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蘊茲三善宏此四聰非假二疏寧勞四皓虎賁思其經學習囊懸其調護豈止博望延賓壽春能賦問疑嘗據書戒憑陵而已哉玉折何追星頹靡續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比周儲緱山之駕不反以臣不肖忝作明離出入銅龍聰仰被實思所以揄揚盛軌宣記德音謹撰昭明太子別傳文集請備之延閣藏之廣內永彰茂實式表洪徽

沈休文上宋書表

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宏深樹德往朝立勳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覩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不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啟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鐘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國釁家禍曠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于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惟天文律歷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

初又被詔撰述尋値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於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元譙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竝刊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跼蹐靦汗亡厝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

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表
奉書以聞臣約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蕭智亮考績表

臣聞堯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於官人用才審於所莅練迹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於歷試者乎既辯貌於月旦品定於黃紙用效於名踖事彰於臺閣則賞罰之途差有商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志退之儔奔競於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騖於多門猶且顧其辭節慎其與奪器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試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

嵩四岳授曰爾諧讓稱僉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茲令問自比以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涇渭同波薰蕕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謂之考功事同泥沙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駮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惰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無不苟相悅附共爲唇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人以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拔

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閒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趨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僅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汚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恒自持也至乃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愼至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懸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羸羨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

生偽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曾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若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謬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爻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癡能以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薄

止茲回其內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謂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於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虧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澆敝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槱載煥矣

邢子才請置學及修立明堂奏 魏書李崇傳亦載此文云崇所上當是崇與偕收同上而文與出于子才耶故從北齊書作邢邵

世室明堂顯于周夏一黌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教典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

之盛逮自魏晉擾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磚石之功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墮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址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于國陽宗祀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

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諷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淸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庶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于外槐宮棘寺顯麗于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庠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

柳彧請禁絕百姓作角觝戲奏

臣聞昔者明主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

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爲歡娛用鄙褻爲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雲袨服靚粧車馬塡咽肴醑肆陳絲竹繁會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幷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由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實有由來因循敝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即禁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爲之至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勅論

牛里仁請開獻書之路表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倉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

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
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
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歷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
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
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
秋闡十翼而宏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
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
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
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
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
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
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
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

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猶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宏正道訓範當時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

僞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書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書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此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尤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

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逾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于三王民黎盛于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宏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為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悋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

乎伏願天鑒少垂照察

李士恢上隋高祖革文華書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襃德序賢明勛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薄魏之三祖更向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民從上有同影響爭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

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曾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功業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繇棄大聖之軌模事無用以爲用也捐本逐末流遍天壤遞相師祖久而逾扇及皇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有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族稱孝鄉里歸仁學不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爲憲司職當糾

察若聞風即劾恐掛網者多請勅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
者具狀送臺